

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HONGLOUMENG DE YUYAN YISHU

周中明 著

热河人民出版社

# 红楼梦

我高举双手欢迎周中明的著作《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因为这本书的出版问世，有如在闷热的天气里吹来一阵凉风，给人以一种清新舒畅的感觉……

——卷三 曹

ISBN 978-7-219-01157-7



9 787219 011577 >

定价：35.00

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HONGLOUMENG DE YUYAN YISHU

周中明 著

字字看来皆是血，  
十年辛苦不寻常！

——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

广西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周中明著.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7-219-01157-7

I. 红... II. 周... III. 红楼梦—语言艺术—研究  
IV. 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84575号

---

责任编辑 李带舅

---

## 红楼梦的语言艺术

周中明 著

---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邮编 530028  
网址 <http://www.gxp-ph.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 28.75  
字数 394千字  
版次 2007年7月 第2版  
印次 2007年7月 第1次印刷

---

ISBN 978-7-219-01157-7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修订版前言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红楼梦》这类伟大的文学作品的生命却是无限的。它作为人类文化的光辉成果，能够不受时代、阶级、种族和国家的限制，博得世代人们广泛的珍惜和喜爱，并且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它势必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浓烈地受到人们的珍惜和喜爱。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要求人人的个性和聪明才智皆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要求人人皆有相当高度的文化艺术修养，而阅读《红楼梦》这类伟大的作品，正是使人们启迪智慧、增长才干、提高文化艺术修养的必要途径之一。马克思早已指出：“如果你愿意欣赏艺术，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从主观方面看来，只有音乐才引起人的音乐感觉；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只有凭着从对象上展开的人的本质的丰富性，才能发展着而且部分地第一次产生着人的主观的感的丰富性：欣赏音乐的耳朵，感到形式美的眼睛——简单地说，能够从事人的享受和把自己作为人的本质力量来肯定的各种感觉。”<sup>①</sup>因此他的结论是：“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sup>②</sup>《红楼梦》作为伟大典范的“艺术对象”之一，随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要求人的本质力量越来越得到更大的释放，其艺术的生命力也势

---

① 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第244页、第204页，着重号“.”为原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42页、第762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必越来越旺盛。它如同“希腊艺术和史诗”一样,不但永远“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些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sup>①</sup>。拙著《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的写作宗旨,就是要拉近人们与“高不可及”的《红楼梦》的距离,为促进其“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而尽绵薄之力。

人的艺术修养确实是靠“艺术对象创造出”的。我对《红楼梦》即有个由不太爱看到爱不释手、由看不大懂到有所领悟的过程。促使我完成这个转变的,是我最敬重的老师吴组缃教授。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北大中文系读书,吴先生给我们上“《红楼梦》研究”专题课,他讲得头头是道,细致入微,鞭辟入里,令我听得入迷。北大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安徽大学中文系教元明清文学,而《红楼梦》正是元明清文学中最杰出的文学名著,是必须重点讲授的篇章之一。我要备课,就不得不把所有研究《红楼梦》的论著都找来拜读。这样就使我逐渐加深了对《红楼梦》的理解,为《红楼梦》的巨大魅力所深深地吸引,产生了研究《红楼梦》的浓厚兴趣。

我要研究《红楼梦》应从何下手?怎样在前人和时贤研究的基础上作出属于我的新开拓和新贡献呢?这是我首先思考的问题。光冥思苦想不行,还得从分析红学研究的现状和我本人的实际条件出发:(1)有关《红楼梦》及其作者的资料考证,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已经作出显著成绩,而我所在单位图书资料有限,如果我再做这方面的研究,几乎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发现。何况那种连研究者本人都感到“越研究越糊涂”的烦琐考证,那种猜谜式的“索隐”或“考证”式的精谜,那种把贾家与曹家、贾宝玉与曹雪芹相提并论,把红学与史学混为一谈的研究究竟有多少科学性,我觉得大可怀疑。(2)有关《红楼梦》的人物论及思想内容的研究,王昆仑、李希凡、何其芳、蒋和森等的论著皆已先声夺人,我若按照他们开辟的路子,跟在后面亦步亦趋,也势必只能望尘莫及,难以超越。

---

<sup>①</sup>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42页、第762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何况这方面的研究，我感到也存在着庸俗社会学的恶劣影响，把《红楼梦》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混为一谈，更有甚者把它过分政治化，把红学研究当做政治的奴婢，主观地恣意打扮和使唤，忽视文学自身的主体性，忽视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这个根本特性。(3)关于《红楼梦》的艺术成就和特色，尤其是对于《红楼梦》语言艺术的研究，是个明显的薄弱环节。经过这番审时度势，我就决心摆脱把红学与史学混为一谈、红学与政治相提并论，以及庸俗社会学的羁绊，另辟蹊径，从《红楼梦》文本出发，把脂本与程本各种版本的文字加以比较，探寻其长短优劣，下工夫着重研究《红楼梦》的语言艺术。为此，要写一两篇论述《红楼梦》语言艺术的文章，还不太难，要连续写十几篇，汇成二三十万字的专著，这就犹如挖井一样，在地皮表层挖一二尺深，不难，越往深处挖，底层尽是土或岩石，那就困难重重了。所以我前后用了近二十年时间。好在只要坚持不懈，即使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日，也终究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时。拙著《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终于在1982年10月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了。

出乎我预料的是，拙著出版后反响颇为强烈。只是我孤陋寡闻，直至1989年才从台湾的一个书目上看到，台湾木铎出版社早在1983年已将拙著盗印在台湾发行。后来台湾的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里仁书局又相继来函，要求正式授权在台湾以繁体字出版。这样拙著在台湾即先后有三家出版社出版，共印过四次。在内地漓江出版社于1986、1992年也重印过两次。内地与台湾共发行三万册以上。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韩南教授将拙著列为博士研究生生的必读参考书，我也是迟至1990年才从我校公派到哈佛做访问学者的石晓林君那儿获悉的，当时我还将信将疑，直到韩南教授于1991年10月15日亲笔致函给我，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才使我确信无疑。称拙著为“第一部研究《红楼梦》语言艺术的专著”<sup>①</sup>，似

<sup>①</sup> 见《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4辑及《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20世纪〈红楼梦〉语言研究综述》对拙著的评论。

已成定评,因为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问题在于这种“第一”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出现的?它有多大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我最近才从吾三省的《文史丛话》一书中看到他于1983年7月写的对拙著的书评,他说:“我也可算是一个《红楼梦》迷了,有关《红楼梦》研究的书籍,无论是专著,是论文集,还是辑刊,几乎是见到一本就买一本……可惜的是这些年来翻来翻去,我对买书的兴趣却越来越降低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有些红学家的研究工作实在离题太远了,说句不客气的话,简直走的是旁门左道……诚然,有些红学家从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红楼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那毕竟只是文学研究可以借助的一种外力,而不能用来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至于那些硬把《红楼梦》看成作者的自传,因而一头栽进烦琐考证之中的研究者,不惜花费大量精力,在曹雪芹死于壬午年还是癸未年、曹家的祖宗谱系如何、大观园在南京还是北京、某处发现的一幅曹雪芹画像是真是假,诸如此类的问题上,连篇累牍,争论不休,就把读者引向了迷魂阵里,无怪乎有人慨叹说,现今的‘红学’,实际搞的是‘红外线’,是‘红水泛滥’,‘红学’变成了‘曹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高举双手欢迎周中明的新著《红楼梦的语言艺术》,因为这本书的出版问世,有如在闷热的天气里吹来一阵凉风,给人以一种清新舒畅的感觉……对《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的成就进行科学的探讨和总结,以为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提供借鉴,同时也为广大读者增强欣赏能力提供具体帮助,无疑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而这也就是《红楼梦的语言艺术》著者用意之所在。”“其议论范围,从《红楼梦》语言艺术的整体美、风格美、哲理美、寓意美到生动性、准确性,从简洁美、绘画美、境界美到艺术独创性,以及对俗语和比喻的运用等等,既可以作为文学语言手册来读,又可以作为《红楼梦》的辅导读物来读。”<sup>①</sup>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摘录吾先生对拙著的书评,绝不只是因为盛赞拙著是本“好书”,也并非我自认为有多么高明(相反

<sup>①</sup> 吾三省:《文史丛话》,第342~344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我深感自身的稚嫩和浅薄），而是由此可见我在当时另辟蹊径的意义（当然红学研究可以有多种蹊径）：回归《红楼梦》文本研究和文学是语言艺术的本体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热忱期望，我所开辟的蹊径能后继有人，后来者居上，使《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研究，由稚嫩和浅薄走向成熟和渊博。我当然也竭诚欢迎选择红学研究的其他蹊径，只要它是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红楼梦》，而不是“反《红楼梦》的”<sup>①</sup>。

上个月我接到广西人民出版社总编江淳女士的电话，说他们打算将拙著《红楼梦的语言艺术》重印。我说既然重印，我想修订一下。于是有了这个修订版。究竟作了哪些修订呢？（1）改正了个别字句；（2）把原来没有小标题的，统统加上了小标题，以便于阅读；（3）原书最后三篇不属于直接论述《红楼梦》语言艺术的，统统撤下，新补上后来发表的两篇；（4）以“相关链接”，把我已发表的六篇论述《金瓶梅》语言艺术和一篇论述《儒林外史》语言艺术的文章附在后面。修订后的全书共二十二篇文章，其中有九篇是这次新补入的。

既属论述《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的专著，为何又拉扯上对《金瓶梅》、《儒林外史》语言艺术的论述呢？其实，这绝不是生拉硬扯，节外生枝，而是极为密切的相关链接，足资参照。熟知《红楼梦》创作内情的脂砚斋，早在庚辰本《石头记》第十三回眉批中即指出，其“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壶奥。”<sup>②</sup>对《红楼梦》特别喜爱和推崇的毛泽东也认为：“《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sup>③</sup>《红楼梦》的

① 据说，俞平伯在告别尘世之前作的《宗师的掌心》（外三章）中说：“一切红学都是《红楼梦》的。即讲的愈多，《红楼梦》愈显其坏，其结果变成‘断烂朝报’，一如前人之评春秋经。笔者躬逢其盛，参与此役，谬种流传，贻误后生，十分悲愧，必须忏悔。”转引自董文成：《〈红学末路〉管窥解斑录》，贵州《红楼》2005年第2期第31页。

② 俞平伯辑：《脂砚斋红楼梦稿评》第209页，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

③ 毛泽东在1961年12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见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4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版。

语言艺术,对《金瓶梅》既有明显的继承,又有重大的发展和超越。《金瓶梅》中的严重缺陷和许多败笔,到了《红楼梦》里都作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和点石成金的创新。其经验教训尤为可贵,非常值得我们研究吸取。至于《儒林外史》的语言艺术,它跟《金瓶梅》也有继承的关系,闲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即指出,其“有《水浒》《金瓶梅》之笔之才”<sup>①</sup>。它跟《红楼梦》也有共同性,如易宗夔在《新世说》中所说:“乾隆时小说盛行,其言之雅驯者,言情之作则莫如曹雪芹之《红楼梦》; 讥世之书则莫如吴文木之《儒林外史》。”<sup>②</sup>可见两者虽有“言情”与“讥世”之别,但皆同出于“乾隆时”期,同属以“言之雅驯者”而“盛行”于世。把《红楼梦》的语言艺术与《金瓶梅》、《儒林外史》互相参照,不但使我们加深对《红楼梦》语言艺术的认知和理解,而且有助于认清我国古代小说语言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民族传统、民族特色。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于2002年9月还出版了我的另一本专著:《红楼梦的艺术创新》。读者若有兴趣,可一并参阅。不当之处,请不吝赐教。

2005年6月10日,于合肥。

① 清代嘉庆版《儒林外史》卷首。

② 《新世说》卷二《文学》,1918年版。

## 台湾版序言

“看看《红楼梦》吧！它有多么丰富、生动、出色的语言哪！专凭语言来说，它已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

“它的人物各有各的语言。它不仅教我们听到一些话语，而且教我们听明白人物的心思、感情；听出每个人的声调、语气；看见人物说话的神情。书中的对话使人物从纸上走出来，立在咱们的前面。它能教咱们——念对话，不必介绍，就知道那是谁说的。这不仅是天才的表现，也是作者经常关切一切接触到的人，有爱有憎的结果。”<sup>①</sup>

这是被誉为中国当代语言艺术大师的著名作家老舍在三十五年前写下的一段话。它有助于我们了解《红楼梦》在语言艺术上所取得的令人为之惊叹的辉煌成就。

《红楼梦》不但在语言艺术上“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不但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最高峰，而且它是光辉灿烂的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因此，每个炎黄子孙，乃至每个想了解中国文化的人，都不能不读《红楼梦》。《红楼梦》虽然是部通俗小说，但却不是读一两遍就能完全读懂的。因为它是一部非常伟大的语言艺术作品，如同人们欣赏贝多芬的交响乐，需要有懂得音乐的耳朵；欣赏米开朗琪罗的画，需要有艺术的眼光一样；要真正读懂《红楼梦》，也必须有中国的语言艺术修养。即使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中国人，也未必就有很高的中国语言艺术的修养，未必能完全读

<sup>①</sup> 老舍：《红楼梦并不是梦》，《人民文学》1954年12月号。

懂《红楼梦》。我所说的“懂”，不只是指字面上的懂，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它的全部意蕴和情味。对于《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来说，这是很难做到的。前人早就说过自己切身的体会：“好书不厌百回读，小说之佳者，尤令人久读不倦。余于《石头记》几每岁必读一过，而偶一开卷，辄有新感触，自觉趣味无穷，它书乃无此乐。”<sup>①</sup>为此，请您不妨读一读拙著《红楼梦的语言艺术》，然后再读《红楼梦》，一定会给您带来无穷的兴味和乐趣。

至于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者，更有必要熟读《红楼梦》。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当代中国有成就的小说家，几乎无不从《红楼梦》中吸取艺术营养。著名作家茅盾于1981年逝世时，他的同乡挚友钱君匋在悼文中曾经透露了一件轶事：“记得开明书店的主人章锡琛曾对郑振铎说：茅公能背出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来，郑振铎不信。有一次，大家聚在一起，章锡琛请茅公背《红楼梦》，并指定一回，茅公果然应命滔滔不绝地背了出来，大家都十分惊讶。可见茅公深厚的古典文学造诣。”<sup>②</sup>茅盾在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显然是跟他熟读《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分不开的。

当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没有当作家的梦想。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却不能没有中国语言艺术的修养；对世界各国每一个想学习中国汉语，或者想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来说，《红楼梦》都可谓是个最好的范本。拙著如果能为您读懂《红楼梦》，提高对中国语言艺术的修养助一臂之力，那就是敝人的最大荣幸了。

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不但早已是一项专门的学问，而且成了世界性的热门，被称为“红学”。在美国和中国大陆，曾先后两次举行国际《红楼梦》研讨会。法国《快报》周刊在1982年12月31日一期关于《红楼梦》法译本在法印行的报导中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小说像《红楼梦》这样赢得了如此之多的读者和研究人员……

① 春秋：《小说杂评》，《雅言》1913年第1期。

② 钱君匋：《深厚的乡情与友谊》，1981年4月19日上海《文汇报》第4版。

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中国香港、美国和法国巴黎,都有无数评价和研究它的文章。”《红楼梦》的读者数以亿万计,而红学的文章读的人却不多,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红学研究脱离《红楼梦》的实际,脱离《红楼梦》的广大读者,而被纳入了经院的高墙之内。北京有位著名红学家甚至把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研究排斥在红学之外,令人不能不感到惊诧。愚以为所谓红学,就是关于《红楼梦》的创作和阅读的学问;有关作家、版本等问题的考证,当然是必要的,但是《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以语言艺术为特征的文学作品,必须从这个特性出发,通过研究,来帮助作家吸取《红楼梦》的创作经验,帮助读者正确认识和欣赏《红楼梦》。《红楼梦》既有别于单纯消遣或谈情说爱的闲书,也不同于一般的政治历史教科书。《红楼梦》的创作虽然有作者曹雪芹的家庭生活作基础,但是它已经经过了作者的艺术加工,成为“假语村言”。《红楼梦》既不同于现实世界,更有别于理想世界,它是个由作家创造出来的艺术世界。拙著就是本着这样的宗旨而写的。除了本书,敝人即将推出的另一本书——《红楼梦:迷人的艺术世界》,目的都是要打破经院式的红学樊篱,开创一个新局面:把《红楼梦》作为一部艺术作品来研究,使红学成为广大作家、文学爱好者和《红楼梦》的广大读者所喜爱的一门学问。尽管我们不能要求学术著作作为每个普通读者所喜爱,但是我深信红学著作如果不能为《红楼梦》的广大读者所爱读,那是可悲的。

令人欣慰的是,拙著自1982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以来,颇受海内外读者的欢迎。1986年又曾重印,两次共印刷发行二万四千余册。在内地学术界被誉为是有相当学术水平的<sup>①</sup>。美国哈佛大学著

① 《北方论丛》1984年第三期发表胡文彬《论曹雪芹》一文,指出拙著“是有相当水准的”。上海《文汇报》1986年11月21日头版《安徽大学文科教师奋笔著书》的报导中指出:“周中明撰写了《红楼梦的语言艺术》一书,颇有学术价值。”1986年6月14日《黑龙江日报》头版头条新闻《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开幕》,把“周中明”的名字列为“国内著名红学家”之一。

名汉学家韩南教授也把拙著列为博士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sup>①</sup>。1983年台湾木铎出版社曾予翻印。今台湾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已取得该书繁体字版权,现趁此书在台湾重新出版之机,特写这篇台湾版白序,希望拙著能为促进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尽一分绵薄之力,并恳请台湾及海内外的读者、方家不吝赐教。

1989年4月10日于合肥安徽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

<sup>①</sup> 这是据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的石晓林君,1988年11月14日给我的信。韩南教授亦于1991年10月15日给我的信中说:“这是千真万确的。”(2005年6月4日补注)

修订版前言 \_\_\_\_\_ 1

台湾版序言 \_\_\_\_\_ 1

### 悲喜映照及其他

——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整体美 \_\_\_\_\_ 1

- 一、悲喜映照,喜极悲绝/1
- 二、动静结合,双璧生辉/5
- 三、冷热相生,魅力倍增/8
- 四、藏露得体,各有妙用/12
- 五、有疏有密,主次分明/13
- 六、张弛相间,紧松适度/14

### 质朴自然

——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风格美 \_\_\_\_\_ 18

- 一、在平凡的话语中,寓有雄伟神奇的思想/18
- 二、在平淡的白描中,蕴藉妩媚浓烈的感情/22
- 三、以极精练的语言,创造极大的想象空间/27
- 四、以极准确的字句,活现人物的神情心态/30

### 诗人、历史家和哲学家的三位一体

——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哲理美 \_\_\_\_\_ 34

- 一、“天下老鸹一般黑”/34

- 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37
- 三、“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40
- 四、“百足之虫，死而不僵”/45

### 艺术皇冠上的明珠

——谈《红楼梦》中对俗语的运用\_\_\_\_\_ 49

- 一、化为自己的血肉，铸成作品的筋骨/49
- 二、自有炉锤化腐朽，点铁成金作妙用/53
- 三、因人而用极妥当，展现性格顿生辉/56
- 四、民间俗语成明珠，创作经验堪借鉴/60

### 文浅意深

——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寓意美\_\_\_\_\_ 62

- 一、由表及里/63
- 二、以小寓大/69
- 三、由此及彼/73
- 四、以一当十/77

### 情趣盎然

——谈《红楼梦》语言艺术的生动性\_\_\_\_\_ 85

- 一、以物拟人，以人拟物/86

- 二、看似荒唐,实则奇妙/91
- 三、指桑说槐,妙趣横生/95
- 四、人物语言,别开生面/99
- 五、戏谑笑谈,增添活气/103

### 怎样才“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

#### ——谈《红楼梦》人物语言的性格化\_\_\_\_\_ 108

- 一、性格各殊,谈吐亦异/109
- 二、言行结合,相辅相成/114
- 三、准确写照,惟妙惟肖/120
- 四、互挑空儿,曲尽其妙/124
- 五、对比衬托,变化无穷/129

### 精当贴切,自然奇警

#### ——谈《红楼梦》中对比喻的运用\_\_\_\_\_ 132

- 一、善用比喻,非常必要/132
- 二、体现性格,出神入化/136
- 三、幻拟心理,能量无比/140
- 四、着眼环境,揭示本质/145
- 五、卓绝大师,也有败笔/150